



唐順之曰策書韓公楊燕奇碑類如茅坤曰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請及半而知起无死所矣何必社耶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鄧人也。正義曰鄧音眉岐州將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

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

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

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

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駟按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皆韓故地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

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

拔光狼城。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

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鄧州長壽

縣南今復州亦是其地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

亦是其地

按太史公
長平原
傳論其
以智昏
以災

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陜城。正義曰：陜城，故城在曲沃。比西，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按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志有野王縣，屬河內。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鄭韓之國都，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事見趙世家。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人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部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茅坤曰：王乾
以下非白起
本傳而附載
本末者以秦
門使白起將
兵遂有長平
之勝故也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徐廣曰：屬潁川。正義曰：按地記，潁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川嵩縣，木夏之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拔之。四

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訖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

平徐廣曰：在汝氏。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

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

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

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正義曰：在澤州高平縣北。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

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

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

按韓信破
成安君兵
法大略相
同

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癸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武安君拔白
此為秦將其
所殺之數多
而載於史者
凡百方不預
數載者不預
焉長乎之後
秦民年十五
以上皆詣之
而死者遠矣
以與類推秦
民之死於兵
者又不可以
數計也後起
不復為秦用
而賜之死自
秦而言雖殺
之非其罪自
公理而言一
死何以及其
罪哉
茅坤曰此一
說范唯忘白
起之心不能
不起矣

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司絳州龍門縣西。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阜有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

王整曰次武
安君與應侯
有隙如畫

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

鮑彤曰起之
第秦楚三晉
可謂明切然
人臣無以有
已故孔子不
俟駕而行長
平之敗屬耳
趙何遽能益
強以起之材
智知已知彼
而得美矣不
幸至于无功
極矣何破國
辱軍之有三
請不行以自
抽杜郵之劍
也

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董份白起非獨阬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萬燒楚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賈偃二萬干河攻陘斬五萬蓋所斬已四十四萬矣而燒者不與馬至趙卒已降而坑之則尤益甚耳以起一人而前後所坑斬計且百萬古今之慘莫以加矣戰國之民其亦悲

夫痛執以起之慘雖夷族滅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

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

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

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搥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

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

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

適足以疆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

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

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

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但患諸侯

之採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

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

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

傷過半者此謂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

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

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

大於劇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志頻陽縣屬左少而好兵

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

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

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

使翦子上資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

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

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

按何晏之論其當

楊維禎曰余嘗疑翦智將也必素六十方是翦用方不謂智也時以翦之智也信董不知也秦兵之強帶兵六十萬翦使上李其同以委我而後行是翦以重而取王之輕

史記卷之六十三

五

也王之驕已稔矣而必疑焉故又陽請美田定為子孫後計有以苛其疑少窮之非信筆之所知也豈必六十方而後可耶不然前日滅趙亦窮也何未聞如是其果耶蓋其口秦物遺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人有知中之元臣知中之元臣而始覺以伐秦以久安之計而八厭兵當之秦則秦如反掌

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在汝南也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又許州葉縣東北亦有父城故城即社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左傳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今亳州城父是也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惇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

也吾故曰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凌約言曰與肅相國多買田宅以自汗同意始皇諸將惟王翦得善其終者以必

樓兵法云悔然後擊之則盡得

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蓄。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博，又作割。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駟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曰：蘄，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

不坤曰與于
傳未叙其後
世之報而以
或曰本曰問
各發明之叙
事兼以論亦
一例也

前表曰按上
期為始是代
楚而請美
它既行使
華美田者
華後有功
何買田定

汗者其計五
乃出於英狀
原洵曰王朝
諸人之願奉
活為德之參
會古今之極
度不可復以
常事論也太
史公謂不
能輔秦建德
而偷合取容
嗚呼是何異
責虎狼之不
仁耶

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
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併
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
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
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
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
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
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
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
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

至切身徐黃曰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

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迺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
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賁離出二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
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
而因於游談之士使起危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危於死矣及
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
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克國征西楚守便宜不肯
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克國竟為漢官明其非是武
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克國而卒陷其
子印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終

史記七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子議論傳之變體也。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叙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求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

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受業于思

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

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

茅坤曰太史公傳諸子多算以不得于諸子所自為之說也

按此以下附見

重份曰太史公傳諸子多算以不得于諸子所自為之說也

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

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謂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水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裨將亦是小義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按衍之術其歸節儉仁義倫理本有準則特其始為濫耳濫謂濫漫無當也故王公大人初欲從之而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

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

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

云徹音疋結反常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

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請列第

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

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

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

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

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

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荀也圓鑿

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或曰伊尹負鼎而

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

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按此謂叙衍見尊禮

侯與孔子孟困阨不同然孔子孟實不為此也故又引伯夷云云見

孔子孟雖困阨而不肯阿世苟合以取尊禮也其論甚正然又引

奚尹之事為衍解釋言其怪誕之術雖一時以鮮觀聽而實欲

行其仁義節儉之道譬之尹之負鼎奚之飯牛皆先合而後引

之大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

騶奭之徒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接子二篇田子二篇陰陽家各著書

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

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

王蔡曰手松知梁王之志是探訊左右知之故特以動王欲信其說耳不然豈射我占隱人哉

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剛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按此正承意觀色處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驅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仰實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髡之無亦何可訾哉雖然髡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蓋亦莫之能逮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按齊王高門大屋以賞賓客待以誇世耳非真有奸貨之志也不然何孟不遇即大史公本句下言字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盡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

荀卿趙人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

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

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

輟徐廣曰一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

輟徐廣曰一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

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

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

于人而不自知幸為斯道諒感也

極其書大變于其師之道不啻若迷仇反今相可也李斯之所以事秦之計出于荀卿而不足惟以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存者也其言思人之所驚小人之所驚也山是現之意其為人必也剛復不遂而自許太甚彼

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荀同傳已不倫矣而更以騁子淳于髡等出處實之何甲孟耶蓋至揚雄始以孔孟並稱韓愈始以孟氏耶馬何孟氏之見知也若是其晚耶董份曰自知孟子揜前自孟子至吁子也加一如字恐行

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

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

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

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

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

楚人各不能知其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劇子

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阿者今之東阿

力之教正義曰前史不記其名趙有劇子及劇辛魏有李悝盡地

書曰晉人也名倭秦相魏鞅客也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

不與倭規也商君被刑倭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此二十篇

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

○正義曰長廬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芋別錄

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藝文志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

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按抽出墨翟更換

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

有餘公輸般誑而言曰吾知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亦曰吾

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亦曰吾

不過欲殺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

自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

請無攻宋城矣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八國之末戰勝相繼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魏列莫見收功

蘓子古文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秦暴曰說諸侯

詩詩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許莫以為然孟子之言非

苟為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不者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宋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磨之火能熱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孰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終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

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魏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

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

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

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

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

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索隱曰紀

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宣王于甄

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外

茅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備躬許相卿曰以備其用國策語至其處富子嘗若士之而得泰士之振則太史公寸年也按嬰固記眼与忌同持故并記忌事

互不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維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

相齊齊襄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

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

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潛王即位即位三年而

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二年四月齊威

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

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

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

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

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

女字也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

王孫曰必論似開道者

王慎中曰現文以論則其少時已有散財結實客之志矣

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故以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按以上特次田文所得為太子

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

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

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

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

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唐順之曰文之

游俠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后宮蹈綺縠而士不

得短褐索隱曰短音豎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

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

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

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家在

魯國薛城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

而封于薛
之始
按太史公
贊中謂孟
嘗君指致
天下任俠
姦人入薛
中蓋指以

王維楨曰
飯亦謂或
一飯以為
帶于田文
廢
幾何有

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舍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筭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木偶人曰。天兩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

檣賦曰田文
所賞者至
于狗盜也
客禮食之
取士亦匪
然微以一人
當是之時
道禮禮之
上牙所用
然道禮禮
之上當救
于未危亦
用此士也
按以養客
之效

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潛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姓。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

董份曰不自
得者言已遣
之凡為秦管
不白安耳
註謬

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
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
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
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
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
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耿小丈夫耳。孟嘗君
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
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
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
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以齊為韓魏攻楚。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
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

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此。
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令函谷而無攻。令
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
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
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
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
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
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
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
魏子馬驪豈一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
事而傳聞誤耶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

按以養秦之必

君於齊潘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潘王潘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潘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

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潘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

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潘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

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

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

收周最以厚行且及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

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

弗呂禮用則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

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

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

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

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

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

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

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潘王滅

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

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潘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

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

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

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

按絕嗣元
後字指鹿
前五月
子之說
茅坤曰以下
良客之事
前所叙不
屬故別為
之手後
按叙驩
大侯國
文曰伏

按絕嗣元
後字指鹿
前五月
子之說
茅坤曰以下
良客之事
前所叙不
屬故別為
之手後
按叙驩
大侯國
文曰伏

公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國策作煖音許表反聞孟嘗君好客躡僑而見之。索隱曰僑音脚字亦作躡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緤驅曰緤音侯謂緤劍之處○索隱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彈其劍而誦曰長劍歸來乎食無魚以蒯緤纏之故云蒯侯也彈其劍而誦曰長劍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

黃震曰按孟
嘗君好客感
得一馮驩
原君好士
得一已遂
二君者
皆不心知之
尚何以好士
為哉愚謂
君者不足
知子而
子謂之者以
貧充聊如祿

缺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楊慎曰按戰國策無以為家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按此則文意足而孟嘗君好客乃見馬遷誤以左右惡之為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于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

士於亂世死而已後
因重而顯始
非二十於心
所期二皆其
亦幸而可以
了坡
按文之皆
錢本在系
客計而
曰為氏之
石者以為
木兼其
女種德
名多矣
亦皆矣

按我田
馬味
債
五

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其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

于薛未至
百里民扶
老携幼以
迎太史公
不載似缺
始末

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

按馮唯一說秦者而孟嘗君之黃金封邑論于平時正與極代振耳代之事同

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

按份曰使人至境候秦使

先曰田文食客三千而卒以馮驩一人復其位，貨主誠不易哉。許相卿口讀至以恭客終是聲。

王維楨曰：雖言近人情矣，然非君子之交道也。

張之象曰：傳末復申一

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顧有如朝位，因言市朝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期物謂

段見孟嘗君所以遇客如故亦一例也。凌約言曰必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觀其物說父曰門下不見一貧者則養客之心已前矣。既而食客數千不擇而樂善遇之是以狗盜雞鳴之流卒賴其力以勝虎口之危而魏子之自到宮門馮驩之復其封邑皆食客之功也。亦不無背文而大者而故非其天性。然平太史謂其好客自喜而名不虛其以是夫。

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亡者無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敬焉。按此段國策作譚拾子語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董份曰此贊其好客美刺俱顯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古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襲薛縣徒存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終

史記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

三復位封于東武城。徐廣曰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嬖者

樂散行汲。索隱曰嬖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珊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明日嬖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索隱曰罷癘音背疾言腰曲而背

隆高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

諾嬖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

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

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

正廷陳曰喜賓客二字是一篇綱領後凡四節皆是喜賓客笑跡

邵室曰笑嬖之必戮以成好士名譽戰國之習也設有負君當必事也奈何貧君之後宮不使見嬖而哄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甚微而士之去留異焉可不慎哉。歷辨曰以一咲欲殺趙之美人以嬖者亦非庸上者矣

茅坤曰平原君好賓可記者甚眾連李斬美人一節必割要領法張之象曰前後附二字相照應見賓客去就之有本末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好士于孟嘗君則曰最下坐者於平原君則曰无以滿二願曰食客數千人求及十人而不足不能百為富時之上可知已四君得相願以取勝耳

亦自善
注曰此等重言孰後如駿馬下注于丈坡其文勢正如風行水上煥然有文若裁去字根不見得當時友與抵拒毛遂氣象

一八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覽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覽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覽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負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

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

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楊慎曰豐用四先生字與

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

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環也○按字書穎一曰錐柄一曰刀環此謂錐柄脫而出耳非環義也非特

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

也董份曰目笑者狀其笑態未發而笑之之意寓于目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

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

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

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

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

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

案曰此英
下前可也

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案：口盟用牲，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已毛，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案：禮用珠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

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案：錄錄，隨從之意。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正義曰：大呂，周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中，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

按史至字
正應土皆
未至字是
對線處

郤室曰親成
不可計功乎
有功而以親
戚封也而有
罪可計也
功不可計也
雖親戚也而
計以功也
小猶罪有
大地罪有

穀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
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
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
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
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
侯徐廣曰河內成臯有李城○王維禎曰李同之虞卿欲以信
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
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
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
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

至於不可赦
則功有至於
不可不計以
是叔之斯得
之矣
鮑彪曰平原
失計于馮亭
以魏秦村凡
喪趙國之半
則致邯鄲之
圍何功之足
論哉然田人
成事亦有未
論之收不可
忘也虞卿
請帝王楚嘗
之奉公孫龍
之辭明哲諒
功之誼皆君
子之善言也
按考要
孔子玄孫
穿與公孫
龍論滅
耳龍甚力
折穿非應
平原君
之穿曰謂

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
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
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
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
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
並云十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
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緇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
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
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二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
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指明其所為使人與
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
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
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
害君子坐
皆稱善

三耳尖唯
而尖非也
謂兩耳甚
易而尖早
也。不知君
將從易而
是者乎。其
亦徒難而
非者乎。平
原若謂能
曰公无復
与孔子高
辦事也。其
人理勝于
辭公辭勝
于理。辭勝
於理。終必
受計。按以
傳全。秦國
策而。前
後布置。少
異。按國策
末。甲作秦
中。身坤曰
虞卿。可
見者。只
台。從趙
齊以。撥
秦事。

按以段論
不當辯秦
唐順之曰從
順之談妙
于以。按以
段論。即未
辯秦。不成。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音說。趙孝登筮有柄者謂之簦。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無周曰食也。於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未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

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

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

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

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

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

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

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

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

按此段所
趙郝以不
可媾秦之不

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鮑彪曰：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趙嘗親秦而負之，故秦來攻。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

量份口論衡
之害如以明
切而其士愚
而不悟何也

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用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馬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

按此段因
樓緩以不
婦秦之不
可

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徐廣曰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

鮑彪曰虞卿
可謂見明者
矣當趙以四
十萬乘于長
平之下凡在
趙庭之臣孰
不魂奪氣喪
願講秦以偷
須臾之寧卿
獨為之延慮
却顧折樓緩
之心反使秦
人先趙而講
於必亦足以
見從者天下
之勢上固亦
士策必中計
必得而不失
其正惟卿與
陳軫有焉
夫哉

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

黃震曰秦攻長平虞卿功趙附楚魏以和秦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于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數與趙約從則卿亟功成之卿尤言不効九謀不忠大要歸于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以至當之說也與一時東西押圍之士異美并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何則大平以者虞氏春秋其必有然之見而豈其與也哉

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

吳稱曰信國易行固自適下便其利故尊實由平原君始謀之不也按非劣也不能名者太史公亦因以自見志用此意

鄒綏士：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楊慎曰：言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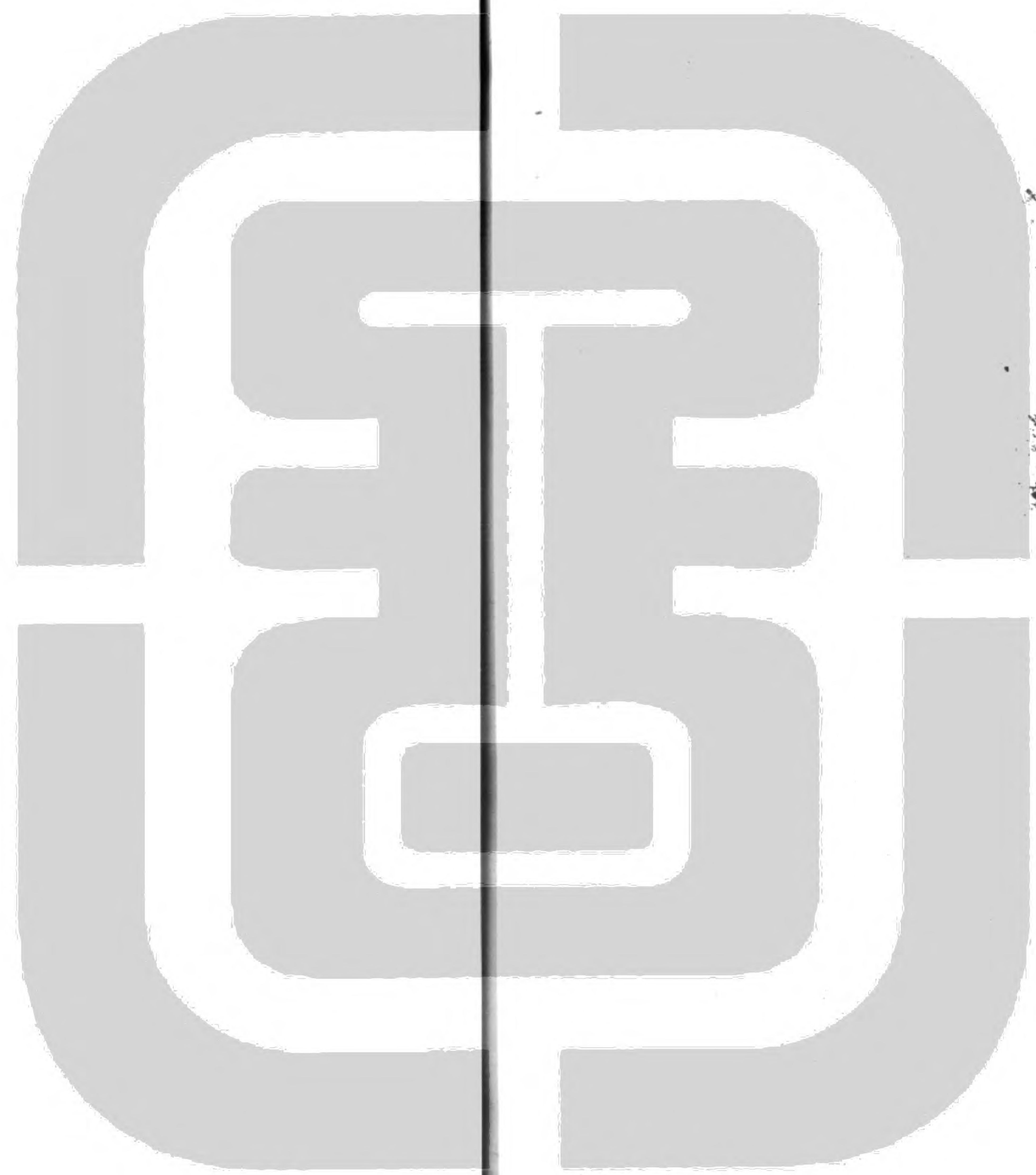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義上增氣，兵解李同盟定，七遂虞卿，嗚嗚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黃震曰：按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朝笑，竟者美人頭，歸曰：人情所歸，亦已甚矣。耶？之救耶？之獲全，固平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十餘萬邯鄲，豈非歟？而譙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哉！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終

史記七十六

史記七十六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date, located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notebook page.

